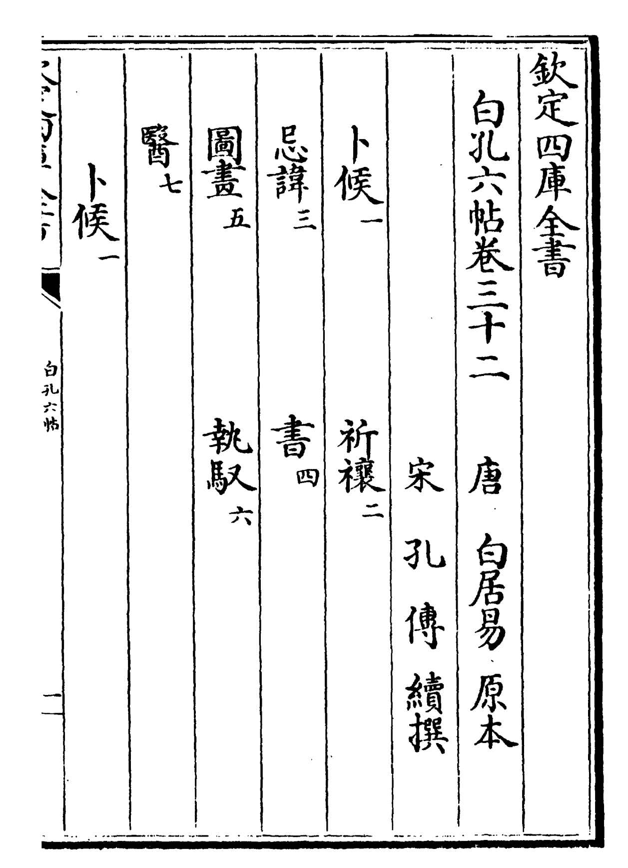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三十二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卜候一

白史記曰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　山石自立樹葉成字漢昭時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大石自立白頭烏集傍上林苑中枯柳自起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　天久陰不雨漢昌邑王數出夏侯勝當輿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分卦更直日用事京房治易事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説事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以占驗而房用尤精妙　婦人生四子京師兵氣南昌有婦人生四子太子問唐擅災變之應唐擅以京師有兵氣其禍發於蕭墻至延和四年孫程揚兵省殿誅閻顯　黄龍見後漢和帝永平末黄龍見譙喬玄曰此何祥其當有王者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應見魏郡豊殷瑩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

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魚生屋上 魏時有二魚長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為吉祥王肅曰魚生泉而及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棄甲之象後關東敗果應之 周禮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祲祥十二風察天地之乖和觀變化之妖祥 視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 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赤黑之祲 傳曰有事於武宮梓慎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妖氣也 昭二十年正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蔡有大喪 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孔王敦亡兆 崔義玄隋大業亂往見李密不用河內賊黄君漢為

寇守栢崔義玄見羣鼠渡河猬及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

紫微方災

豆盧瑑與崔沆皆拜同平章事初咸通中有治歷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而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揚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淙瑑與沆皆不得終云

龜茲浮屠

西域龜茲有浮屠善數數曰唐家終有西賊不數年吾國亦亡

太白躔秦分

傅奕善數初武德九年太白躔秦分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曰向所奏幾敗我

星犯昴言祿山將死

韋見素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犯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

魁則殆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引妖人言占不軌 桓彥範 張昌宗

引妖人迎言占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

玉床搖帝坐不安 而不端高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為副端遂術數密語高祖曰玉床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內惡諸李今金刀已誅次且服公宜早為計帝感其言

二雉雊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 高駢會二雉雊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出兵營東壖

高垣堞 桑道茂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當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

西師潰 同上又善太乙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湘州勢厄迫

道茂在圍中冢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

女武代王　李淳風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已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

問三日　金梁鳳頗言人貴賤夭壽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即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

逢林即住　唐杜揚編初德宗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事曰逢林即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覩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

龍星動　九國志蜀杜光庭黄巢之亂從幸興元途次西縣遇陳休復有道術與光庭憩於路左軍中以拄杖掘地得酒一壺酌之不竭光庭因問車駕何時

當還答曰五年後龍星動即歸矣果如其言

李淳風於占候若節契然本傳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逢使者懇乞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蔓代之乃往折蔓見亡奴伏其下獲之杜生善易唐史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鷂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者至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護莽上往而取之乃得亡奴衆以為神

祈禳二

白寧風旱弭災兵遠罪戾祈福祥求永貞周禮堂贈男巫東堂贈無方無筭注自堂始送不祥招彌招安也止凶禍率百隸時儺索室中 甸

師喪師代王受眚災　女祝掌王后之內禱祀祀報福也以時招梗禬禳以除災殃除災害曰禬禬刮去也却變異曰禳梗禦未至也招招善去惡也四祀禮今唯有禳禮在梗音鯁禬音會　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毀謂疈辜侯禳毆除殃咎之屬　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磔狗而祭也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禮之祈珥祈當為幾珥當為衈衈者釁禮之事雜記廟成則釁之類是也　雞人掌凡國祭祀面禳釁供其雞牲釁宗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司農云面禳四面也　太祝掌六祈同鬼神祇一類二造三禬四禜五攻六祝注祈禱也謂有災變則號呼告神以求福也天神人鬼地祇同以祈祀之也　傳曰宋災使禳火於玄

寘回禄玄寘水神祝之以抑水回禄火神祀之求弭火子路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孔子素行合神祇禳彗傳曰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彗除穢也若德之穢禳之何益也史記成王病周公翦爪禱祈漢文詔不令祈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幸望祀不祈其福今祠官祀釐歸福於朕不為百姓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磔雞晉禮志曰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百寺門禳惡氣漢儀用仲夏有桃無雞雞起於魏青龍元年有司奏春分祠厲殃乃詔曰不在祀典其除之也用牛魏陳嶠為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詰罪棄市嶠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郡太守眂祲掌安宅敘降次序其凶禍禳移之被髮禱北斗漢息夫躬為光祿大夫宜陽侯免官歸國未有第宅寄在丘亭

奸人以侯家富夜守之躬邑人賈惠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枝為七晝壯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禱壯斗招指人有上書言躬怨呪咀躬大呼食頃而死

囚祭皐陶范滂字孟博坐鉤黨繫黄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有罪祭之何益

為官長禱張綱字文紀為廣陵守疾病吏民祈禱曰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

又劉惔字真長為丹陽尹病篤人為祈禱曰丘之禱久矣

又後漢宋均叔祥為河內寢病耆老為祈請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

過華山祠裴叚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

祝禬惠宣太子業嘗被疾帝自祝禬

上象變請禳裴光庭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

水沴閉坊門以禳揚再思為宰相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帝問

祈禳之數 李藩帝問祈禳之數藩對曰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勑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己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勉以保此言

厭勝 王凝爲宣歙觀察使王仙芝黨賊至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

祭北斗 玄宗皇后王氏帝寵欲廢后后兄守一懼爲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廢爲庶人賜守一死

與妖人祈福禳解 桓彥範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欲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繆横恩包禍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

應運天下浩然從之

不禱祠而福 盧藏用云古之為政者不禱祠而福

第有獄氣 李義府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乃曰發積錢二十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裒索殊急

禍福在德 高郢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諫曰若以禳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

雨不止禳祝而霽 劉道合時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泰山

祈禳報恩 田神功既寢疾宋之將吏為祈禳報恩

誠不至者物不感 陸宣公奏議昔湯遇災禱於桑野躬自翦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

盲郭璞 撫首集路嚴幼病篤有人稱解醫禳之術嚴用之不効曰此盲郭璞也

爭寵不平 隸王琰會妃以過置別室而二孺人爭寵不平求巫者冢置符琰履中以求媚仇人告琰厭魅上帝同其朝服履視之信帝怒責琰

忌諱三

白史記陰陽家流拘而多忌　好忌諱後漢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凶便引車留還歸觸忌則寄宿亭年老不舉孝廉後坐女婿亡吕夔殺之

不忌諱趙興下邳人不恤忌諱每入官舍繕脩穿移豐熾三代為司隸校尉　反支日不受章奏後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民廢農桑來詣闕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蠲其制

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　五月生子長與户齊不利其父田嬰賤妾生子名文以五月生嬰父令勿舉母竊舉之長見嬰怒曰五月生子長與户齊不利其父文頓首曰若受天之命何

憂也若由戶但高其戶父懟之孔徃亡日李愬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徃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不避治署李聽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曰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尚時日拘忌李泌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轀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及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泌嘗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切世俗禁忌李吉甫初政事堂有巨床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耶徹而新之歲子午忌憲宗皇后郭氏元和八年羣臣三請立為后帝以歲子午忌故章報聞罷

書四 王者書附

白六文 古今篆隷書體曰六文者蓋叙為文之體也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假借五曰諧聲六曰轉注 **八體** 漢書注曰八體一曰大篆書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隷書八曰行書 **崩雲** 蔡邕表曰重似崩雲 **垂露** 古今篆隷曰垂露書漢中郎曹家所作也以書章奏謂點綴輕露於垂條也 **臨池盡墨草聖** 張芝伯英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 **銀鈎驚鸞反鵲** 並書勢 **鳥跡** 蒼頡觀鳥跡而成字 **蟲書** 科斗古文也 **團扇** 王右軍草書於團扇 **二妙八行得伯英之筋** 晉衛瓘字伯玉索靖字幼安俱能書為尚書郎時號一臺二妙謂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也

墨妙　筆精　記姓名漢書項羽少時學書不成乃曰書足記姓名而已　墨池

彩筆　父子王羲之及子獻之並善書故號二王書皆曲盡其妙　鍾張鍾繇張芝皆善書

㜸婧見上注　投筆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硯乎　六書周禮六藝五曰六書見上注

曲藝書也　小學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可用者作訓纂篇

正六經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乃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始成觀視摸寫者車日千餘兩

書窻塵蕭鋒貧無紙書窻塵積而書之　湛垂露於毫端起懸針於筆杪　寫八體之殊蹤窮二王之逸勢　龍圖始啓則八卦之象　鳥跡初分則六體之書爰起

作典墳之緼櫝為文字之淵觴　經可觀

籍於是玄興著述於是間作巧同懸露妙等崩雲化成天下其由此乎六角作扇書法云右軍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因取書之扇名增其價姥後求書笑而不答衛恒字巨山善草隸為四體書或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觀者酬錢計足而滅之王者書同文今天下書同文以代結繩之政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龍騰魚躍鳳集古今篆隸文體曰龍書者太昊氏獲景龍之瑞以紀官用頒政令魚書者周武王有白魚之慶因為書鳳書者白帝朱宣氏有鳳鳥之瑞文字取以為象八卦龍馬負圖伏羲觀之畫為八卦之文九疇洛龜負圖夏禹觀之得九疇之文觀乎人文天文日月之文孔遂良侍書褚遂良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

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唐本傳

以書顯家　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

五絶　虞世南帝每稱其五絶五曰書翰

寫列女傳於屏風　世南始學書于浮屠智永究其法為世秘愛帝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

蕭祐精書畫　精書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草溫傳

臨飛白書　晉陽公主臨飛白書下不能辨

有楷瀍　韋涉書有楷瀍

揚師道　善草隸

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魏徵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唐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劉昇　善草隸

鸞鳳沖霄必假羽翼

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馬周帝嘗以飛白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書兼草隷房元齡

為飛帛書賜侍臣戴至德高宗嘗為飛帛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沆洪源侯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王魏齊名王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八分書張廷珪善八分書

寶章集王方慶后嘗就求羲之書方慶集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閥閱號寶章集

以善書直鳳閣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録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

嗜書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百卷

若五朶雲韋陟常以

五彩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褚法陟唯署名乃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大小篆 盧藏用工草隸大小篆八分

入神入妙入能 張芝書謂之亞聖張旭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書訣

宿索靖碑傍 歐陽詢行見索靖所書碑駐觀良久而去行數百步復還下馬立觀疲倦即坐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啓行欣然若有所得劉公嘉話

蘭亭 武德中歐陽詢就越詐求之始秦王府麻道崇奉教搨二本一送辨才一王自收道崇私搨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總戎蘭亭不離肘後及即位學之不倦正觀二十二年褚遂良謂入昭陵但得其樸本爾南部新書

細看亦未能好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誠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持示邕曰此乃右軍真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告之復取示之曰細看亦未能好

伏苓芝 法書唐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如伏苓

芝黃仙苑鶴之類是也

不能定筆不可論書 韓滉書得張旭筆法常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

有古瀍 袁滋工篆隸有古瀍

筆力遒婉 顏真卿善工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圉師愛書 許圉師龍朔中為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圉師愛書可示之

柳氏自備錄 柳仲郢掌手抄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抄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抄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錄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真精無行草

盧知猷 善書有楷法

沈傳師 工書有楷法

字徑五寸 柳公權文宗嘗召與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帝奇祕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

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為得意書楷遒媚裴休書楷遒媚有體法翰藻沈鬱李百藥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徐浩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藻翰豪邁趙博宜佛廟見筆蹟柳公權李聽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侍書學士以三體寫老子司馬承禎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白正文句蕭齋李肇國史補梁武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李約見之竭産買歸東洛建小室以玩之號曰蕭齋墨池飛出壯溟魚李白草書歌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山中兎二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漢楚相攻戰湖南七郡凢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

伯英古來幾許渙得名同上詩體備鸞皇思含珠玉元稹進詩狀既仰蜀龍之光難逞聚螢之照同上字向紙上皆軒昂韓愈送盤谷子詩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為時絕筆唐史韋昇鄉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柬封朝覩硏為時絕筆善書與高祖書相雜而人不辨也高祖太穆皇后竇氏紙纔十數字世以為寶賀知章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以為寶高麗遣使求歐陽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耶大小歐陽體歐陽通蚤孤母徐教之以父書懼其墮乃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

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如何智永

帝嘗以綃素詔寫文選

裴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綃素詔寫文選祕愛其法賚物良厚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予與世南明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

水墨精習

王紹宗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嘗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羲之北面

杜審言嘗語人曰吾筆當使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

工草隸

王維

柿葉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柿葉隸書歲久乃遍

寫四部羣書

崔行功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二十員書工八員徵徙他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二十員

得父一絕

宋令文工書子

之懸精草隸世謂得父一絶

連錦 呂向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

張顛 張旭每大醉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世呼為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劒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者崔邈顔真卿云

鍾王筆迹 五代温韜為静勝軍節度使在鎮十年唐諸陵在其境内者悉發掘之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宫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兩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書換銅硯 字錦曰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二字賣之至褩鄉一字得麻一斗鵝口一字得銅硯

一枚房材一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淺深**錦様書**柳公權以隔風紗作龍城記及八朝名品號錦様書上方御剪刀艇月兒羹命分賜**羲之鬼**胡尹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羲之鬼**鸞翔鳳翥**年深豈免有缺劃快劒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韓退之石鼓歌**名金剪書**司馬承正工篆別為一體名金剪書續神仙傳**走馬書**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叚能走馬書一紙出酉陽雜俎**得歐虞**林鼎能書得歐虞法吳越備史**垂露資**仰看垂露資不崩亦不騫杜觀書畫**蛟龍岌相纏**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同上觀書畫**書入金牓懸**同上**他日辱銀鉤**森然見矛戟鄭典設**一字直百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强李潮歌**親灑仙毫**特紓睿思親灑仙毫劉禹錫謝手詔表**初喜麗**

天之象遠燭輝光旋驚垂露之蹤曲覃霈澤同上鸞鳳騫翔而變態煙雲舒卷以呈姿同上神物所窺必當奪壁於中流飛銑於烈火文粹司空圖書屏記神物所窺必當奪壁於中流飛銑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

今荆壁爲壘飛上天矣文粹舒元輿玉筋篆志求秦丞相真跡聞有八字刻在荆玉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爲壘飛上天矣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異日將累足觀之蟲蝕鳥步同上容有得陽氷真跡遺六幅素上者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晝昭著疑龍虵駭解鱗甲活動煙顔塵容侵暴日久同上試以手拂拭其煙顔塵容侵暴日久攝弱折裂玉筋欲折予讓其主主曰易致耳金生玉潤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出書

訣墨歎

妙中更妙 虞世南書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

筆虎 法書苑竇泉謂李陽氷篆為筆虎

孔壁遺文汲冢舊簡 李陽氷論古篆

玉書二千六百紙 尚書故實太宗有大王書二十六百紙皆以丈二尺為軸獨蔺亭用玉匣貯之後並藏於昭陵

印泥畫沙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見沙地平邊以錐畫字媚好可愛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書訣墨藪

壁坼路 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鄔彤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器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魯公唱賊復問師何所得曰觀夏雲多奇峯及壁坼路常師之法書苑

戈瀌逼真 唐太宗學虞世南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遇戩字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公公曰仰窺聖作內戩字戈瀌逼真帝於是賞鄭公鑒字之精同上

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李潮八分歌杜甫書依字輒去人韋綬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綬白之帝喜即賜綬錦綵可喜可愕一寓於書韓文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夢呑丹篆龍城錄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呑丹篆後胃中如物噎能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

圖畫五

白畫工繢事後素彰施書曰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作繪書作繪宗彝者會五彩以作畫也宗彝宗廟彝器畫為文章也若五彩之相宣文賦云受采禮白受采

遒形物無遒形手擇筆精心匠天真指趣五色之章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儀形比象丹青挫於筆端目想心存設色周禮設色之工謂之畫畫繢之事周禮凡畫繢事雜五色後素功注云素白采是也五色成文而不亂禮藝成而下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畫此八物於衣服五色比象昭其文也謂車服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辰也善惡家語孔子觀於明堂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禮也功勲漢畫功臣於麒麟閣葉公好龍居室皆雕畫以寫龍於是天龍聞之而下葉公驚走乃知所好非真龍畫虎馬援戒兄子曰學杜季梁不成猶畫虎不成反類狗也畫堂

漢太子生於甲觀畫堂寫真晉顧愷之畫殷仲堪仲堪有目疾乃明點瞳子飛白拂上曰如輕雲蔽月

愷之字長康為虵畫足誤點成蠅曹不興誤點屏風因就畫為蠅孫權謂是真以手彈之

峻宇雕牆書臧文仲山節藻梲何如其知畫梲為藻文

畫犬馬者難為巧圖鬼神者易為功韓非云圖裴楷顧愷之圖裴楷頰上加二毛覺神明殊勝

誤筆成牛王獻之善丹青桓温使畫扇筆誤落因畫為駮犢牛甚妙舐筆和墨莊子言畫

設色之工五周禮畫人顧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睛人問之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睹中

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象生於意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而象之孔畫思入神王維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

虛左以迎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謂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

按樂圖 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鄭虔三絶 鄭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幷書以獻　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絶

繪齋辟 安祿山反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賊平與張通儒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皆善畫崔圓使繪齋辟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

絶品 詐援畫又絶品

馳譽丹青 閻立本初太宗與侍臣泛舟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召立本侔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謹無習後為相時人有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聚畫 惠文太子範聚書畫皆世所珍者

自晦 韓滉畫與宗人幹相埒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

聚畫侔祕府 張宏靖家聚畫侔祕府

圖像舊臣之

次李晟他日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勲下詔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

圖狀 李聽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為神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

畫像便殿 王起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

棄畫於道 王涯家書多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鈎致或私以宮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敗為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

李德裕 能劍南西川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乃名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

方域圖及教飛騎陣圖 呂才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陣圖屢稱旨

摭古聯德高蹈者圖像 李渤隱盧山摭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與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豫梁鴻六人圖像贊其行因以自儆

九老圖

白居易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職方觀圖 韋執誼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圖唐興節士文人 司空圖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

善圖山水 張志和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

王會圖 東謝蠻其酋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履若注旄以金銀絡額披毛帔韋皮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為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為王會圖

觀繪圖 安祿山反范陽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

多納秘書 錢徽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謁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

秘畫於文昌皆世所寶

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 突厥闕特勒死帝為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哽

圖形禁中 陸堅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製贊

李將軍山水 宗室思訓善畫世所謂李將軍山水者

異本 王方慶圖畫多異本

多藏古圖畫 顏師古多藏古圖畫亦性所篤愛

山水圖 崔植曰玄宗即位宋璟嘗手寫無逸為圖以獻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

玄元五聖 唐名畫錄吳道玄畫玄元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龍心若造化故杜甫詩云森羅迴地軸妙絕動宮墻

粉本 唐名畫錄玄宗天寶中忽思蜀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迴帝問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

之跡皆極其妙也

通神佳手 天寶中玄宗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對上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真通神之佳手也

畫龍 道玄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

鸞手校尉 方鎮編年曰錢鏐鎮吳越待賢渴士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淞江號鸞手校尉伺壯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關揮清修或有福祿者用之胡岳渡江畫工以貌奏鏐嘆曰而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瓮中龍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綠以為服忽瓮中霧起滃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畫該毫末備得精神 唐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為王會篇今升服鳥章備集蠻邸宜圖其事貽於後命閻立本畫之莫不畫該毫末備得精神

顧子畫山色 大歷中吳子顧子畫山水甚奇怪先布絹於地研調采色使數人吹角擊鼓噭叫顧子着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醉取墨汁寫絹

上次寫諸色以大筆開決為峯巒島嶼之狀曲盡其妙也

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 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丹粉多狀 唐文粹李庚東都上陽別宮丹粉多狀

石橋圖 唐酉陽雜俎云李涿性好古常於保壽寺庫得舊圖裝治以示柳公權乃張萱所畫石橋圖也後數日仇士良至以勅取去

意出塵外怪生筆端 王維畫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出朱景玄畫斷

通靈畫 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腳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幹幹曰真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腳有一點墨缺方知是畫通靈矣

傳神寫照 吳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言出開元記雜俎

三百緡易清夜圖 清夜遊西園圖顧愷之畫唐張周封得之一日凌晨有賫三百緡叩門問曰仇太尉欲此圖與之乃詐也尚書

故　名下無虛士　閻立本善畫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其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嘆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方去劉禹錫嘉話

應手生枝　張藻畫松云應手生枝則潤如春澤也畫斷

王墨　王伶善潑墨凡作圖障先以墨潑脚就手抒隨成物像皆妙絶故謂王墨畫斷

舞劔助畫　吳道玄善畫將軍裴旻請畫天宮寺旻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劔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為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明皇雜錄

軟畫　酉陽雜俎寺塔記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為酒肆家送酒王維兄弟未遇每貰酒常徵債戲畫地為人馬維精思丹青奇其意乃與錢二萬令軟畫十餘年今寶應寺揮梵天女齊公妓等寫真也

色訣　周長史偏得色訣常飛理釆色於霤下旋取用

意匠　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杜甫丹青引

揮西方變　薛稷畫又揮西方變

發地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塡畫藏青蓮界同上用志不分與古爭

品杜牧行張幼彰待詔制鴻都奏技工於丹青用志不分與古爭品

執馭六

白五御周禮六藝四曰五御謂鳴和鸞逐水曲過通表舞交衢逐禽左執御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六轡如濡執轡如組車馬之容周禮六儀六曰車馬之容注容謂翼翼然規行矩步造父堯之善御者載馳載驅既佶且閑既閑且馳服習如志傳古之大事必乘其產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人馬相得銜轡之制法言曰夫騏驥古之良馬然而前有

銜蹶之制後有鞭筶之威加之以御然後能一日而致千里當代豈無騏驥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遂足跳跳而遠去楚辭終歲御而衣袵不敝袵裳也謂輈之利御者不勞也終日馳騁左右不揵揵音蹇謂倦也行數千里馬不契需注契需謂傷倦也御者不盡馬之情史記云射御也禮執技以事上君車將駕則僕執策僕御也展軨視車之具效駕白巳駕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謂調試也并轡授綏敬君也進退有度徐疾不愆學傳驂乘業擅訓馭逐水鳴鸞見上注夫子之執吾執御矣朽索之馭六馬人謀馬謀輈人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注云相應也終歲馭而衣袵不

敝此轡之利也逸馬家語顏回曰造父無逸馬東方畢之馭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馬窮必逸也經霜雪無跡淮南子太丙之御經霜雪無跡善行無轍跡老子尹儒夢秋駕莊子注云秋駕法駕也見七命注中餘轍餘地列子造父師泰豆豆曰汝先觀吾趣趣行也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之趣走往還無跌失三日盡其巧豆歎曰得矣於是應之於心揖於銜轡之間緩急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其中外合馬志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夷險視之一也馬志文子治人之道如造父之御內得其心外合馬志也範我驅馳詭遇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御王良辭吾為之範我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為詭遇一朝而得十範法也謂以法式為御故不獲禽詭譎也不依御故苟得矣傷吻敝策王褒論曰庸人御駑馬傷吻敝

策而不進及駕嗂膝叅乘且王良執勒韓哀附輿馳騁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若歷塊追犇電逐遺風萬里一息人馬相得馬驚敗績魯莊公與宋人戰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田獵射御慣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傳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書六轡沃若牽旁塵不出軌并轡張侯御郤子郤子病張侯乃左并轡右援桴而鼓使訓羣騶知禮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驂絓而止傳驂廹州綽右驂廹還本門中車軌塵馬候蹄御者不失其馳穀梁弭轡弭歛也迴軫乘君子之器迴長者之車王良叱之於劔閣造父及之於崑崙掉鞅而還伯樂有致師之勇數馬

而對石慶懐審惟之情以合人心將調馬性霍光為宣帝驂乘上若背負芒刺張安世驂乘上乃安霍氏之禍起於驂乘叔良御忌抑磬控忌騁馬曰磬正馬曰控孔為帝御齊映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澁常為帝御會馬駭躍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雖死不償帝嘉歎與力士對執轡李輔國會帝厲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謂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為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韡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授轡策玄宗貴妃楊氏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為懐

義御馬武三思辭二張方烝蠱三思痛屈節為懷義御馬

醫七

白良醫傳曰三折肱知為良醫也　醫不三代不服其藥　秦醫醫和醫緩　三折見上　十全周禮醫師十全為上十失二次之十失四為下　九折楚辭九折臂而成藝　藝成而下技以事上業在其中　巫咸之術不可救療傳　秦緩秦和俞跗華佗扁鵲並良醫　折肱之醫苦口之醫　疾醫掌養萬人之醫病　掌日臻之病得失珠輪　稽終歲之功上下異食　聚毒之功　上池之術史扁鵲飲上池之水可以見五藏　疾既入於骨髓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皮膚針灸可及

後數日在腠理湯熨可及後見桓侯而反走曰疾在骨髓針灸湯藥皆不及也數日桓侯病召扁鵲鵲已逃公乃卒

藥不至於膏肓 秦使醫緩視晉侯疾曰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可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南人有言曰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遺類 子胥曰使醫除疾而曰必有遺類焉未之有也

四難 後漢郭玉云療貴人有四難焉自任不用臣言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便三難好逸惡勞四難

浣腸 扁鵲曰上古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浣腸胃滌洗五臟也

刮骨 蜀關羽為流矢所貫醫曰矢鏃有毒入骨乃破臂刮骨去毒飲啖自若

烹文摯 齊威王有疾良醫文摯曰令王大怒則愈乃誤王大怒將烹文摯

罵賜 漢高祖疾甚呂后迎醫醫曰可治上罵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不使治賜金十斤

不可為也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病不可為也是為近女

色疾如蠱惑以喪志也 **以制其食**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凡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注食禄也 **食醫**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聚毒**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以供醫事凡疾病死傷者造焉 **瘍醫**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 **視生死** 視醫掌養萬人之疾以五味五藥五穀養其疾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生死也 **朱雲** 不呼醫飲藥 **華佗字元化**

破腹取病 病若結積針藥不及者令飲麻沸酒至醉困破腹取病之在腹胃中者後煎洗縫以膏摩五日而瘥 **病同療異** 倪尋李延俱病頭痛身熱華佗獨令延發汗或問之佗曰尋外實延內實各與藥飲明旦俱起 **怒** 郡守病佗曰以盛怒乃瘥乃多取貨而不加功又棄去留書罵之太守怒令追殺之不得嗔恚吐血數斗而愈 **誤中肝** 徐毅得病謂華佗曰昨日使醫曹吏劉祖針胃脘便苦夜卧不安佗曰誤

中肝也五日不救後果然服藥過顔含字弘都兄畿得疾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曰我未當死服藥多而傷五藏也潰痤舐痔莊子秦王破癰潰痤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良醫庸醫何氣候之將衰而致養之有失通五味五穀之資必順其志參九藏九竅之變無逆於時精為神本形於壽期門擅桐君之術家傳葛氏之方藥不至焉三世之功何益疾可為也十旬之卧有瘳華佗臨死出一卷方與獄吏曰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取受佗索火燒之孔未嘗問醫傅奕病未嘗問醫號外臺祕要王燾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上醫使者視護馬周病消渴帝詔上醫使者視護躬為調

藥

護醫騎相望 讓皇憲有疾護醫將膳騎相望也

求活 李勣疾家欲呼醫不許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可更求活耶

就第醫候 杜如晦疾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

疾不呼醫 蕭瑀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循階矣

節宣乖度有資於醫 穆宗雖誅柳泌而後稍惑方士布衣張皐者上疏曰夫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謹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

授醫 杜鴻漸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

砭頭 則天皇后武氏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砭頭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剌血處耶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為之醫一再剌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

方

書李聽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帟墻屋至滿

賜醫方韋陸擇為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

本色官柳仲郢領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鐵官仲郢以謂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

醫術侍亮元裕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媿感

求生孔緯病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以求生不肯服藥卒

自料醫劑李逢吉父顏有痼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

送詔獄劉贍同平章事同昌公主薨帝捕太醫韓京紹等送詔獄逮繫者凡數百人贍諭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京紹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累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

開腦西域拂菻有善醫者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

不迎李夷簡病不迎醫

為今古集驗方陸贄既放荒遠地苦瘴癘贄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

示鄉人云

門不內醫　吳湊屬病門不內醫帝知之詔侍醫敦進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

善治　奚陟貞元十五年病癱帝遣醫療視敕曰陟賢臣為我善治之

人子不可不知醫　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

濟夭死　韓愈原道篇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

察脈病否　又雜說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

心腹懣煩　甄立言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蟲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

多其物以幸有功　許允宗戒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

知免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踈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

脉經針方 甄權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於時

醫之上者理於未然 柳公綽太醫箴曰醫之上者理於未然

鍼肩隅 甄權魯州刺史厙狄嶔風痺不得挽弓權使彀矢鄕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

賜御餌禁方 李吉甫帝賜御餌禁方

上醫療未萌之兆 柳宗元愈膏肓疾賦上醫療未萌之兆

目定死生心存取捨 同上

俱收並蓄待用無遺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進學解

厲者造焉而美肥輒者造焉而善馳 令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刔常病也劉禹錫鑒藥

善治病者不使至

危憊劉晏對脈唐宫中以診脈為對脈大中遺事

宣洩頤養古之治劇病宣洩頤養

白孔六帖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三 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曾詣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三十三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樂一 庆二

醫三 獸醫四

巫五 投壺六

博綦七 彈棊八

賭九 筭十

射覆十一　雜技十二

藥一

白易曰勿藥有喜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　聚毒醫師掌聚毒藥之辛苦者　惡石傳曰臧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惡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秦人毒涇上流晉師飲之　故多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良藥苦口利於病張良云死者　上藥養性中藥養病　君臣之藥　羿合藥姮娥竊食之而奔月　青囊蛇膽見孝感門注　聚蓄百藥月令仲夏　不服其藥醫不三代　一丸與我一丸藥光

輝有五色魏文帝詩 二價韓康字伯休賣藥不二價 將欲救療必先聚蓄藥石 薏苡馬援在南中得薏苡子食久而輕身辟邪氣乃載一車來為種人言援所載皆明珠文犀 芎藭申叔展謂還無射曰有山芎藭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注云欲使無射逃水中故問無禦濕之藥奈腹疾何 馬援之欲身輕將求薏苡 無射之憂腹疾空望芎藭 審味於農帝之經考名於桐君之錄 列君臣百品之名辨辛苦五毒之味 嘗味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於百藥 陸抗飲藥抗疾羊祜饋藥抗不疑而飲之或止之抗曰羊叔子豈酖人者哉 五藥草木虫石穀 真堇驪姬真堇於肉堇烏頭也國語 寒石散皇甫謐士安羸疾而披玩不怠服寒石散性乖忤每委頓不勝悲憤欲自殺叔母止之 婢丸藥晉陳壽父喪羸病使婢丸藥沉累十餘年

嘗畜毒藥　魏太祖性嚴毅掾屬以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嘗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身亦不及也

進藥於父　傳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故書曰止弒其君君子盡心力以事君捨藥物可也言藥有毒非常人知之譏止不捨藥物故加弒君之名

孝子操藥以脩慈父聖人羞之投藥水中　公羊齊人職守遂遂人投藥水中齊人飲之殲焉

漆葉青黏散　華佗授弟子可服之年百餘歲

裴頠上言　宜正太醫權衡此若差違失神農岐伯之正藥分兩輕重稍乖為害尤深古壽考令夭折由此也

郭文　宇文舉病王道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壽長短時也

孔調藥　馬周病帝躬為調藥

和藥賜之　李大亮疾帝親和藥驛賜之

玄宗賜讓皇帝憲等書曰　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

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頃因餘暇選仙録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永無極也

飲藥 太宗皇后長孫氏媵侍疾病輒所御飲藥資之

雲母粉 尉遲恭餌雲母粉

賜藥 李勣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即服

攻疾 張皐疏曰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

不周曉藥石 于志寧與司空李勣脩定本草幷圖合五十四篇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别録注名言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

棄藥 柳公綽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鄭門時朱克融方叛逐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即棄藥而逐道士

諸子進藥不肯御 令狐楚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

童子峯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于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

杞根形如二犬煑而食之味極甘香忽覺身輕飛于山峯上須臾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沈汾續仙傳

仙藥有青津碧荻龍胎醴九鼎魚、火棗交梨炎山夜日玄霜絳雪出酉陽雜俎

藥草異號丹山魂雄黃青要女空青同上

賣藥宋清國史補宋清賣藥長安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賣藥迎送施藥甚廣人有急難傾財濟之歲計所得之利常有百餘倍長安人言有義者必稱宋清一

置採藥師凡課藥之州置採藥師一人京師以良田為園庶人十六以上為藥園生業成者為藥辨其所出擇其良者進焉唐志

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杜詩

藥物祕海嶽李白古風藥物祕海嶽採鉛青溪濱

不死藥歸登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紿曰已嘗及登服幾死訊之乃未之嘗人皆為愁而登不為愠

誤進杜黃裳嘗被疾有醫

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

鍾乳 高季輔帝賜鍾乳一劑

鍾乳胡椒 元載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

常春藤 姜撫召至東都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鬒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

當病飲藥 程元振傳柳伉上疏曰陛下以今日勢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豈得高枕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

蠲疾 柳澤上疏曰藥不毒不可以蠲疾

停藥石於膚腠 王志愔言停藥石於膚腠則俞跗不能攻疾

黃耆防風煑湯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叅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沉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煑湯數十斛置床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

藥籠中物 元行冲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

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
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此正吾藥籠中物也詩藥
草自供王績金石凌湯酉陽雜俎安禄山恩寵莫比其所
賜有金石凌湯劑及藥童子昔賢
子就宅煎自怜賦余抱病二年於衡泌之下醫甚庸而氣益
盛藥非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
嘗不解衣輒食而後至也其爲窮且
病亦已至矣作自怜賦笠澤叢書服食可延年李白
詩我
來採菖蒲服
食可延年藥許鄰人斸杜歸
溪詩藥條藥甲潤青青絶
句高
齋依藥餌暮
春巾拂香餘擣藥塵憶昔
行看題檢藥囊西郊
詩
種藥扶衰病遠遊
詩近根開藥圃高枏
詩藥裏關心詩揔廢
酬
郭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寄韋郎中省郎憂病士書
信有柴胡飲子頗通汗懷

君想報殊

藥餌者所以禦疾 裴憐諫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強若乃藥劑餌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

何用藥為 五代崔梲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梲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病者梲輙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

曬藥能無婦 杜甫秦州詩

幸其家 甄權嘗以母病與弟專醫方得其旨趣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逮其術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

所擣之藥 李白飛龍引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

尚藥奉御 掌和御藥及診候之事直長為之貳

凡藥有上中下之三品凡合藥宜用一君二臣三佐四使方家之太經也必辨其五味三性七情然後為和劑之節五味謂酸鹹甘苦辛酸屬肝鹹屬腎甘屬脾苦屬肺三性謂溫寒熱七情謂有相刑者有相須者有相使

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其用又有四馬曰湯丸酒散視其病之深淺所在而服之唐六典

凡合御藥與殿中監視其分劑藥成先嘗而進焉同上主

藥藥童掌刮削擣篩同上

疾二 疾疫附

白寢疾有加無瘳 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無妄之疾

勿藥有喜易 遘厲虐疾 日臻彌留顧命曰病日臻既彌留彌久也 疾大漸

惟幾幾危也 六極二曰疾 節宣其氣勿使有所擁閉湫底以

露其體露羸也子產云 五福三曰康寧無疾病也 愆于厥身病也 病未及死

吾子忍之張侯謂郤克云疾瘧方起　病莫能興　死而後已

天有災癘　厥疾不瘳　恫瘝乃身恫痛也瘝病也美疢

沉疴多瘠　罔詔言人疾不詔救書積憂成病　遘癘　四時

皆有癘疾周禮寬疾周禮以保息六養萬民五曰寬疾有疾者寬養之大札移人又曰大札則令邦國移人注大札疾疫也移人避災也病閒閒差也人有大疫月令夫

子之病革矣革音亟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夢為豎子晉侯夢病為二豎子夢黃熊入門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厲鬼乎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未祀乎韓宣子乃祀夏晉侯有閒熊音奴來反子之所慎齋戰

疾

重膇之疾 傳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遘於是有沉溺重膇之疾

膏肓 晉侯之疾膏之上肓之下藥不至焉

詐 令尹薳子馮以疾辭官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王使醫視之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佯 韋玄成讓爵於兄佯病狂而壞容貌

僞 吳公子光僞足疾入于窟室

敗面 魏祖少游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僞敗面口偏叔父見云中惡風又告嵩嵩驚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爾自後叔父所告嵩終不復信也

父母唯其疾之憂

伯牛有疾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玉體不安 士啓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聞太子玉體不安

啓手足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楚昭王曰 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也

晝居於內 問其疾可也

疾病 禮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

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之下君視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消渴司馬相如常患消渴瘨眩揚雄曰臣常有瘨眩之疾漳濵劉公幹卧病漳濵頭風陳琳作檄事見檄門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祟晉侯有疾叔向問子産曰寡君疾病卜人曰實沉臺駘為祟敢問何神也子産曰實沉參神也臺駘汾神也二者不及君身君身則出入飲食哀樂之事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六疾傳曰天有六氣淫則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內熱女物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傷汲黯之卧淮南劉楨之居漳濵疕瘍皆瘡也周禮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政傜役也問疾不能遺不問其所欲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一問之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展轉伏枕既

微且尰骭瘍為微腫足為尰孰噎易簀舉扶而易簀反席未安而沒曾子荀偃

癉疽生瘍於頭目出著癰病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左傳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

天疾穀梁曰有天疾者不得入於宗廟智囊宿瘤並癭也越聲莊舄越人仕楚

執圭及病為越聲躄者盤散行汲平原美人笑之重病趙岐年三十有重疾自慮奄忽

遺令立碑於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後疾愈矣生癭賈逵爭公事發憤生癭欲割之太祖惜之

曰十人割九人死逵猶割竟愈床下蟻聲殷仲堪父患耳聽聞床下蟻動如牛鬬聲杯中蛇

影樂廣為河南尹有親客久不來廣問之對曰前在坐蒙飲見杯中有虵影意惡之而有疾于時廳上有角

弓畫作蛇廣意是弓影也乃告所以仍令坐舊處與飲杯中乃是弓影遂豁然而愈痁作而伏趙羅

戰無勇縻之吏請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縻束也負薪之憂 嚙被樂順之病恐母聞不敢呻
吟嚙被至破久嬰漳浦常寢茂陵如臨不測之泉似執將枯之木相如疾
甚留封禪之書朱超伏枕有寄文之作三疾令戶令諸一目盲兩耳聾手無二指足
無大拇指禿瘡無髮久漏下重大癭腫之類皆為殘疾癡瘂侏儒腰折一肢廢如此之類皆為廢疾癲狂兩肢
廢兩目盲如此之類皆為篤疾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扁鵲曰血脈均治也昔秦穆公
如此七日而寤寤曰我之帝所觀樂主君病三日必聞及寤曰我之帝所觀鈞天廣樂賜鵲田四萬畝病
忘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常病忘不可救療傳疾瘦疾瘦方起天
有災癘 天災流行 人有大疫 人殃於疫 國多

風欬 人多瘧寒 寒暑不時則疾 桓虔之差瘧 桓豁字石虔為人勇壯時有患瘧者呼桓石虔以怖之疾者多愈 庾袞 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病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不去父母彊之可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撫柩哀號不輟十餘旬疫勢消歇家人乃反毗疾差袞亦無疾 孔風痺 裴頠為相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至問藥膳進退輒疏閒居三月益痼 遣使臨問相望於道 薛收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門相望於道 宿病皆愈 李百藥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痢瀕死既而宿病皆愈 晚節多病 房玄齡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 神用頓耗容止不常 岑文本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

頓耗容止不常嗜欲勝則疾疹作張皐上疏曰神慮澹
至幽州暴病則血氣和嗜欲勝則
疾疹緜頓順宗皇后王氏順宗即位疾嬰霜露疾后崩
作巳緜頓后侍醫藥不少怠年五
十四遺令曰未亡人房喬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
嬰霜露疾日以哀頓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
就引疾裴度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移疾穆
省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宰
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嘿不樂喈曰時不我容我不時
徇又可以進乎遂移疾滿百日屢矣親友強之輒復一
朝挾扶以出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
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
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臥令自陳孔緯以門下侍郎
手姪傳言耶弘懼挾扶以出復輔政使者敦勸
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
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緯至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

至沙城以病還都恃安而忽則疾生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李珏病風盧攜後病風足蹇神昏智瞑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修不任奉謁王徽權京兆尹為帝左右所憎衆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鬱鬱不得志成疾韋陟肅宗擇相自謂必得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不得志成疾且卒嘆曰吾道窮於此乎不甘魚肉之味吳兢疏曰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疾革言不及病李巽元和四年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不良趨走吳湊為福建觀察使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踈是不直參飲食資身過則生患柳公綽太醫箴飲食資身

過則生患未嘗一日言病張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惡疾孫思邈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本傳羸瘠顧相時羸瘠多病左右代拜李林甫已屬病稍侵會帝幸溫湯詔以馬轝從御醫珍膳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巫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廷中帝登降御閣舉絳巾招之林甫出能與左右代拜就中書療治楊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素痼疾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加工部尚書拜卧内劉瑑同平章戚而大病加工部尚書拜卧内猶手疏陳政事病居心腹武平一上書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及心則殆張文仲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建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

殆餓心痛而死

面不能罷頮髮不能拍櫛 如是未移日而疾劉禹錫

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 同上

越人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越人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飾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大食蔽面死柳子

疹疾 況自嬰疹疾寧保軀不背韓文

繇㦊 一朝被病遂至繇㦊夢得代裴相讓官表

造化小兒相苦 杜審言病甚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

思愈 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夢得書

雖父母病皆委去 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士廉為設條教高士廉傳

疫癘忽潛遘 韓愈赴江陵疫癘忽潛遘卜家無一瘳

羸頓 柳宗元與韓愈書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因癈痼連遭瘴癘羸頓朝夕

就死無能為也身欲奮飛病在床杜詩韓諫議注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長卿消渴再公幹沉綿屢送高司直衰疾謝知音西閣詩蕭條病轉嬰司馬臥病海雲邊所思炁生熱否生寒孫思邈曰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炁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炁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逃瘧功臣閣下高力士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輔國

以詔召力士趙至闕外遣內養授諭制

風氣百二十四氣狀八十

方技張文仲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氣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

秉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

韓愈譴瘧鬼秉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嘔洩間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薰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

有頂骨

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張萬福名善醫張初除泗州與芳有舊遽引視登遥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疾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出酉陽雜俎

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

柳宗元報崔秀才書凡人好辭

工書者皆有病癖也言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

瞽三

白眇能視 易

予見瞽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喪明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盲子夏 杜欽字子夏目偏盲與杜鄴同姓字俱以才能見稱京師謂欽為盲子夏欽患之乃獨為小冠由是京師人呼為小冠子夏

盲夏侯 魏夏侯惇為流矢中傷左目與夏侯淵俱為將軍中號惇為盲夏侯

求方 晉范甯患目疾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嘲之曰右方宋陽里子受魯東門伯伯受左邱明邱明傳杜子夏一減思慮二專內視

婢進蠐螬 盛彥事見父母疾門

悵悵

乎目無所見兒　左氏喪明厥有國語司馬遷云　五色令人目盲老子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任永君馮信並好學公孫述徵不就皆託青盲及述誅而目明　孔治刮崔謹由遷戶部侍郎始謹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為治刮適愈而召　母禁其為學杜顗幼病目母禁其為學　獨盲於目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道之人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韓愈代張籍書　盲者業於藝必專故樂工皆盲同上　求道於盲未有見其得答陳生　離婁閉目皮日休悼賈離婁閉目瞽者揚眉　瞽者不見泰山陳子昂贊瞽者不見泰山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無用於天下韓愈書兩目不

見物無用於天下

獸醫四

白獸醫掌療病及瘍周禮凡療獸病之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療獸瘍灌而刮之以發其惡然後養食之張里以馬醫擊鍾漢書牛醫之子黃憲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病所處乃治之相助也孔送細馬百官志諸牧監每歲孟秋羣牧使送細馬則有獸醫等不得番息于志寧東宮僕御舊得番休志寧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馬醫柳宗元書鑿養為業會昌中有豪士張休復以鑿養為業馬疫不能

療者即以一藥啗之旬日而逸步駿健貨之其利十倍餧之艾之行之節之邵昂八馬坊碑內廄馬每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餧之艾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腯而後入之獸醫掌療馬病凡馬病灌而行之觀其病之所發療馬病有五勞一曰筋勞二曰骨勞三曰皮勞四曰氣勞五曰血勞久步則生筋勞久立則生骨勞久汗不乾則生皮勞汗未燥趺而飼飲之則生氣勞驅馳無節則生血勞有傷寒者有傷熱者寒暑加減據經方以療馬唐六典油藥灌剔之物邵昂八馬坊碑

巫五

白用史巫紛若吉易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

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會巫以待命常聚之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若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俗以香薰草藥沐浴在男曰覡女曰巫使制神處位國語

沉巫西門豹為鄴令沉巫覡焚巫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娶巫家女黃覇娶巫家女知其有貴故娶之

自汙後漢高鳳不應恐不免自言巫家子以自汚也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吳書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嘆之琳答曰僕在河北北少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有此譚今足下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

桑田巫晉侯病召桑田巫曰不及食新矣

梗陽之巫皐梗陽邑名皐巫名

章丹陳朱隱形吐火晉夏統仲御從叔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朱二人並有國色裝服甚盛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又拔刀吐

火雲霧杳冥流光發電統諸兄弟欲往觀之而難統於是共理之曰從父聞疾病得瘳小大以為喜慶欲因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入門忽見之驚愕而走也惟神與鬼杳杳冥冥託以師巫

招於禱祈天神人鬼雖達幽冥如有邪妄其或闕之不為知禮赴巫立祠

天神上帝百鬼以雞卜史記宋陽里華子病忘謁巫而卜之不吉列子孔禳

祓類巫覡王璵擢太常博士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秉傳分

禱天下名山大川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皆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

盛服中人護領小伎以柳澤景雲中嘗上疏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

非其人召巫太子英鄂王瑤光王琚並廢為庶人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武惠妃數見庶人為

祟因大病夜名巫祈之請改葬且

置符履中

棣王琰妃韋以過置別室而二孺人爭寵不平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以求媚

與巫祝言不順

來瑱拜兵部尚書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瑱乃告與巫祝言不順

閉關不納

侯希逸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衆怨閉關不納

毬場隱龍

麗魴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魴大役徒鑿地不能得

被髮銜刀

劉文靜家數有怪文起憂召巫夜被髮銜刀為禳厭

營惑於人

陳子昂上言巫鬼營惑於人者禁之

挾鬼道

趙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

託鬼神致位將相

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

南方信機巫

李德裕出為浙西觀察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

語者喻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數年惡俗大變

喜巫鬼

劉禹錫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儜禹錫謂屈原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

除巫祝

李泌肅宗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德宗素不然及嗣位除巫祝

鳥卜

西域傳東女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則有災名曰鳥卜

胡巫

李軌有胡巫妄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縻損屬荐飢人相食軌毀家貲賑之

能活死人

田仁會邊右金吾將軍有巫傳鬼道惑眾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勑徙于邊

白頭老人

羅弘信為裨將主馬收魏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訴死眾曰孰顧主吾軍

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為宜遂立之

巫不吾紿

回紇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冦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始虜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戰當見大人而還及是相顧笑曰巫不吾紿也

安祿山母

安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覡居突厥中

淫巫瞽史

柳宗元貞符曰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

王奉仙

高駢師鐸既敗慮駢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可以厭彥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賁等往殺之

疾不呼巫

李勣疾家欲呼巫不許

斬巫絕火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處火起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媼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竟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媼于市自此火遂絕

恣為鬼神語

錢湛年十八出為湖

州刺史有妖巫登衙門大樹恣為鬼神語人皆驚畏僕曰妖由人興命張弩而射巫果請命因鞭之州人咸服已上出吳越備史　神巫公天寶初有范氏居者能知人休咎顏魯公尉醴泉曰請范居問命日神巫某官階盡五品否居曰幾隣於一品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著緋衫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矣范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於衫色如此其功勞名節皆稱是云常侍言旨

投壺六

白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燕飲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枉哨不正貌主人曰敢

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般音盤還音旋）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辟音避禮）即兩楹間（言將有事於此上同）退反位揖賓就筵（欲與偕進明為偶也）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二馬既立請慶多馬（馬勝筭者）命弦者奏貍首（弦鼓瑟者貍首詩篇名）間若一（以為志取節）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拾更也音其劫反）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馬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命酌曰請行觴當

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灌飲也當飲者謂不勝者勝者跪曰敬養筭多少視其坐坐人多少四矢則四筭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矢也四指曰扶筭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踰言以上魯同若是者浮唯此一句與弟子賓主黨也魯鼓薛鼓言舉各有節中雋有酒有肉傳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中之

齊侯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中行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一發以中為雋也

軍中東漢祭遵為將軍士皆用儒術每雅歌投壺在軍旅中不忘俎豆

主人有儀弟子無教既備主禮以崇賓儀展再拜之儀盤旋而避備三辭之禮揖讓而升賓主之歡禮樂之節初筵有踐正爵既行主三請以執壺賓再拜而受矢算惟視坐矢以拾投賓階主黨為勝者立馬而慶多當飲者賜灌而敬養魯薛之令齊晉之君侍投則擁矢侍長者投壺擁矢致敬也勝則洗而以請洗爵請行觴而不敢直飲客亦如之亦洗而請不角角觥也於尊長不行罰觥如獻酬之禮不擢馬擢撤也於長者不去馬嫌勝也魯鼓薛鼓鼓節

取半以上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王弼善投壺魏略云嘉賓投矢既即兩楹司射度壺爰陳八筭勝而慶馬樂則歌貍敏手　玉女投壺孔窮日夜韓愈鄭僧碑與賓客朋遊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工投壺裴寬破愁顏投壺破愁顏李白登即鄭洪波臺詩投壺莫辭頻擬古上官儀投壺經一卷藝文志接高宴他日觀軍容投壺接高宴江夏寄輔錄事失辭文粹孫逖伯樂川記笑投壺之失辭

博碁七　雜博附

白甯子視君不如弈者舉碁而不勝其偶左傳云詞曰箟敝象碁有六博箟蔽玉箸也以象飾其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也分曹並進遒

相迫曹偶也道亦迫也成梟而牟呼五白梟勝也倍勝為牟五白博齒也晉制

犀比費白日晉制工制作博箸北集犀角為雕飾投之如白日之光費日光貌投江晉陶侃語人曰聖人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毋以戲廢事乃取摴蒱局投之於江也擲局漢景帝為太子與吳太子博而爭道以局擲殺吳太子文選云殯吳嗣於局下善發怒於一博猶賢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好行小惠　當惜分陰　結

黨連羣　傾財破產　爭勝負　呼五白賭千金一擲百

萬　藝成而下　漢吾丘壽王善格五待詔注云博類也不用箭但行梟散又曰格三行塞白乘至六格不得行又曰今之戲塞塞音先代反博進漢宣帝微時與陳遵

祖父遂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宣帝即位遂至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在旁知狀遂頓首白在赦前

劇孟博徒

覆棊（魏志王粲觀圍棊局壞粲覆之棊者不信使更他局用比校不誤一道方始知其疆記也）

馬融圍棊賦曰（圍棊者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

臨難圍棊（蜀志費褘與來敏棊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留敏竟棊色無厭倦敏曰君必能辨賊者哉褘至敵遂退也）

亡羊（莊子臧與穀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何事挾筴讀書問穀何事博塞佚游也）

堯造圍棊教丹朱（博物志）

說文曰弈圍棊也

塞行棊相塞之塞

王戎（居喪不拘禮制或觀博弈然容貌毀悴）

阮籍棊聞喪不止（聞母終而方與人棊棊者求止籍留與決而舉哀號咷吐血數斗）

王獻之觀人弈曰（南風

不競人曰此即所謂管中闚豹時見一班獻之曰近懸荀奉倩遠媿劉真長拂衣而去

劫急 陳留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圍棊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禁博棊 管子五政其一也

摴蒱擲馬 庾翼集曰

鞭爛鞍朽 異苑曰有人乘馬山行見洞裏有二老翁摴蒱乃以馬策莊地觀之俄然馬鞭爛馬鞍朽也

爛柯 與爛鞭事相類樵人也

呼梟擲馬博

褰以遊 分曹是習

晉袁耽字彥道 善博桓溫少遊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求濟於耽耽在服誠告馬耽略無難色變服懷布帽隨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而不識謂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既投馬絕叫擲布帽於地曰竟識袁彥道否通曉如此也

負進 見上注

摴蒱 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

雉盧五木 劉毅字布樂於東府聚摴蒱一擲應至數

百萬餘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次擲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叱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牧豬奴戲 陶侃投蒱博局於江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

三盧 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因醼樗蒱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盧寶拜而受賜

論 吴韋曜弘嗣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以為無益命曜論之

心懼碁弱 符堅入冠衆號百萬京師震懼謝玄入見安安夷然不懼曰已別有旨玄不敢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出遊小墅與玄碁賭墅安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矯情鎮物如此

爭道 王導與其子悅弈碁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

忘憂 祖納字士言好弈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弈碁納曰以忘憂也

教弈 弈秋

通國之善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是聽其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將為智獲豈在力求勞情損思廢日妨功存勝負之宜致成敗之理贏師延敵運計乘虛道可存焉莫使迷復博弈為戲典禁

光明始開褻黷之源終斷敬讓之本招悔吝則抱朴興言勞情思則吳儲

發嘆禹帝立言寔有輕於尺璧陶公明戒自取貴於寸陰勢似兎宮形如蛇穴

失禮迷風圍棊是也賈誼云廢時曠日韋曜論云曹子建喻凡作圍棊言陣如

此孔善弈盧藏用舉棊不定則敗長孫無忌曰舉棊不定則敗棊復棊韓琬

上言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棊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方圓動靜李泌帝方

與張説觀弈使説試其能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廵曰願聞其略説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説因賀帝得奇童

以棊待詔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棊待詔

治國譬之於弈

五代史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馬為之易置其處則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圍棊軍中

楊行密麗師古泊清口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麾兵千人為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棊軍中不斷

國高皆出其下

新羅王死帝命邢璹弔祭又以國人善棊詔楊季鷹為副國高弈皆出其下

玉棊子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棊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楸玉棊局冷暖玉棊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冬暖夏冷出北夢瑣言

嚥子

棊天

洞覽曰元積與李约直棋積已敗乃竊约直數子噬之及尋問積乃怒

檀心棊子 棊訣闕城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為棋子

四子一詩 棊天洞覽王勃圍棊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因詫之向人曰吾才奪造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龍吐棊經 棊訣王積薪夢青龍吐棊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

圍棊短具 洞覽王積薪每出遊必携圍棊短具畫紙為局與棊子併盛竹筒中繫於車轅馬鬣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徵餅餌牛酒

響玉棊盤 又曰元顧本枰棊聲與律呂相應盖用響玉棊盤非有人能盡數天星則與術也

知棊勢 知棊勢出止戈集

蜿龍牙 取蜿龍牙一枚臨局自然機變橫出出棊訣

金面棊盤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溈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棊盤尚書尋悟出禪學錄

墨猴猊 徐峯善棊段生欲窮其術峯曰子若以墨猴猊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出龍髓記

婦

姑弈棊 王積薪隨明皇西幸宿山中孤姥之家簷下夜忽聞姑與婦棊因附身門扉一一密記共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北矣吾之勝止七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妙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出異叢談記

石枰 仙弈山始登者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柳宗元柳州山水記

天帝召棊客 北夢瑣言滑能善弈忽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與能對弈思甚精敏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召公著棊能忽奄然

兵灤乃棊局 馬擧鎮淮南有一吏謁之稱南山木强人能論兵法驗之乃一棊局耳瀟湘錄

列筵酬博塞 元稹

猧子亂局 上夏日嘗與親王棊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將輸妃放康國猧子於座側俄上局局子亂玄宗悅酉陽

長日一局

棊幽閑鼓吹令抓相擬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李遠云長日惟銷一局棊豈可臨郡相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

博打子肅宗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帝乃潛令刻乾樹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惎泌

六博爭雄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李白送鄭璀

彈棊八

白粧奩之戲彈棊起於魏宮粧奩之戲

手巾魏文帝以手巾拂之無不中客有以角巾揮之

星懸鳥跋百中一揮應手愜心

以代蹵鞠西京雜記漢武帝好蹵鞠有進彈棊者以代之帝賜以青絲裘

孔招貨賄宗室巨兼河南尹其妃引補博少年分黨招貨賄

升御床

博戲中宗庶人韋氏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為

忤
雜侍樗博張易之昌宗后每燕集
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聚會蒱博張東之
曰姚州
官屬提挈子弟嘯引凶
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藏鈎王琚既失志稍自放在州
與官屬小史酋豪樗博藏
鈎為
樂戲殿上韋安石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
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
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
后以安石辭正改色慰免與妻妾戲博李師道始師道
欲知元濟虛實
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晏平結歡晏平歸以
為元濟暴師數萬而晏洪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
也師道本倚蔡為重聞
之怒乃以它事殺晏平崔顥好蒱
博樗蒱一日費輒盡楊
國
忠耆飲博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往視其家
裒其貲至成都樗蒱一日費輒盡乃亡去引見至京
師諸
楊日為稱譽而言國忠善樗蒱
玄宗引見擢右金吾兵曹參軍以博喻兵李守真傳王
景崇以鳳翔

反漢追白文珂等攻之久無功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督之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郭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蒱博以為馮道譏之艴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

一擲六子皆赤

五代徐溫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飲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為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化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巵酒飲信然終疑之

取骰子擊盆而迸之

五代梁廣王全昱太子宴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

賭九

白賭香囊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賭取焚之遂止

一擲百萬劉毅見上注

貧進博徒

賭郡羊玄保到公石到溉也

賭田射史記田忌與齊賭田射孫臏令田忌曰令君勝以君下駟當彼上駟以君上駟當彼中駟以君中駟當彼下駟一不勝而再勝也

孔

一擲累萬見上

集翠裘薛用弱集異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因以賜之命披裘供奉雙陸狄梁公入奏事則天因命與昌宗爭先三籌賭所衣毛裘狄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上笑曰卿未知此物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狄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遂依昌宗連北梁公褫袍而出至光範門付還之

赤雞白狗

賭梨栗 蓋逐長安市中兒李白行路難

筭十

白歷筭小學 漢平紀徵天下歷筭小學所在為駕一封遣詣京師教授注云一封乘一馬

射隱伏 吳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用意精密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也 又 或使筭小豆取數斗播席上趙達計之驗覆果信

知主人酒肉處 趙達如故人家具食食畢主人曰乏嘉肴無以叙意達因取雙箸再三縱橫曰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故相試耳

筭虛數 又人書於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亦知其數目

知自終 趙達引筭自嘆曰吾筭訖矣妻聞而哭達彌妻意乃曰向者謬誤耳果如期而終

傳絳縣老人曰 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該天地而揔陰陽測鬼神而知變化 採越人之餘策持晉相之牙籌 升合不差毫氂靡失 桑弘羊心計成數謂不用籌也 鄭玄事馬融融老圖緯令玄筭歎曰鄭生東去吾道東矣 屈指心計吳顧譚字子默省簿書未嘗下筭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人皆服之 孫騰少師事趙達許教之數矣騰他日齋酒拜跪請之達曰先人得此術圖為帝王師而三代不過太師即誠不合更得之吾術微妙頭剗尾餘玄筭之法父子不相語今真相授乃出素書兩卷曰吾久不看甕尋一偏數日當與後往言失之也 善計不用籌筭老子 孔 一把筭子五代王章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 發揮

於神筭文粹張說大衍歷序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筭隸首重生文粹楊炯渾天賦儻隸首重生亦不能成其筭也轉筭之徒文粹張說開元正歷頌修德增祚與天無窮轉筭之徒莫能究也李淳風注述九數乘除之術凡九篇一曰方田以度田畝二曰筭栗以制變易三曰衰分以辨隆殺四曰少廣以求積冪五曰商功以計功程六曰均輸以量遠近七曰盈不足以較盈減八曰方程以御正負九曰勾股以測高廣心機筭術僧一行撰首載術括一百三十五言撮一位筭法積妙之旨後有筭訣五章益以折除之法崇文總目三位乘除濬唐江本撰三位乘除濬位筭法二卷以一位因折進退作一筭術九篇頗為簡要之法出崇文總目九章筭術周公作也此其遺法歟同上

白東方朔射覆盂盆之下中之郭舍人曰非至數至數實也臣請覆之問不中賜臣帛中之榜臣百乃覆寄生朔曰窶數也在樹曰寄生在地曰窶數也

射覆十一

射蜂窠等魏興守諸葛原取鷰卵蜂窠蜘蛛使管輅覆射之皆中也

測隱索隱射印囊雞毛劉邠令管輅射之皆中

徐季龍取十二種物著篋中使輅射之輅曰籍十二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皆中唯以梳為篦耳

孔射鼠袁天綱子客師為廩犧令高宗置一鼠于篋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雞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射取牢相名李景讓蔣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而宣宗擇牢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

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

射白鵲

唐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轅集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於所居忽起詰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能使老夫射覆盆也中貴皆不喻其言于時上召令速至而集纔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

歷日包橘

鍾傳鎮江西有以射覆之法求謁傳以歷日包橘致袖中使射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當帶洞庭香出南唐近事

得卦曰合因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射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逆得之所謂合因斬關乘軒始當具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默識之矣即位應其術馮龍城録

雜技十二

白列子曰宋有蘭子以技干宋元君召見以雙技長倍其身屬踁並馳弄七劒走而躍之立賜金帛又蘭子能鷰戲復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今而望吾賞拘而戮之鷰戲令絶倒技抉也祕戲國人以謹厚不飾得預後宮祕戲張騫通大夏國得眩人眩與幻同吞刀吐火戲馬之術角抵之戲漢武帝始作兩相當角力也易牛馬頭後漢西夷禪國獻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作之陳禪諫不可陳忠劾禪云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書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不貳事藝成而下曲藝皆誓之尚技而賤車服則民興藝子云吾不試故藝孔蹴踘薛嵩初嵩

好蹴踘隱士劉銅勸止曰爲樂甚衆何必衆危邀晷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 擊毬周寶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以善擊毬俱補軍將

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環觀千達通郴宗元嶺南節度使堂記

千變百戲分曹賈勇蔺子跳劍迭擢流星之輝都盧尋橦倒挂浮雲之影天長節度德政碑李白

戴竿舞帝初御勤政樓張樂百技羅列教坊女優王大娘善戴竿舞竿頭戴長竿施木山狀如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立其上而舞中音節時劉晏以神童召見上令賦詩立進一絕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只有長竿妙入神誰爲綺羅番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妃子甚喜置晏於膝上爲傅脂粉明皇雜錄

奇倡怪伎裴矩以蠻夷朝貢蹕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

白孔六帖卷三十三

白孔六帖卷三十四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賔主一

白賔客主恭禮 賔禮每進以讓禮 周諺曰賔有禮主擇之左傳 禮無違者 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賔客言 儼若容樂與餌過客止老子 我有嘉賔詩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有客宿宿言再宿也 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主人恩賔也恩患 東都主人西都之賔 東

道之主鄭謂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書曰脩五禮吉凶軍賓嘉　洪範八政七曰賓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二為賓客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座所尊也趙武謚文子　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臧武仲也　主禮賓榮　衛仲叔圉治賓客　賓以特牲晉悼公救災之道　守出門之恭再拜而見　展及階之敬三揖乃升　禮賓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八曰禮賓　賓客之式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二曰賓客之式式謂財用之節度也　懷賓客懷安也周禮　賓客之容周禮六儀二曰賓客之容謂矜莊也　饗燕之禮周禮以饗燕之禮觀四方之賓客　議賓周禮八辟二曰議賓之辟賓客有罪先議之　殺

禮周禮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災殺禮在野外殺禮注節省其費用也客位

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賓客之交讓而展敬飲食

之用宴以合歡速賓禮主人親速賓速召也速客責人肅容而入百拜

之儀序賓次序也庖有魚不利賓易不速之客三人來

敬之終吉易賓之初筵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詩周禮凡

賓客至委積膳獻飲食賓客賜之餐牢注餐食始至小禮也庖人掌賓客之禽獻

謂獻禽之賓客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儐相傳辭不正東向不正西向

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而已野廬氏掌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有相翔者誅之相翔謂

伺候將為盜者 環人 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舍之授館令聚榛有任器則令環之命野廬氏 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賓至如歸 傳 國語單襄公如楚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膳宰不致餼 宣詔曰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客 廚飲食傳傳舍使人及過客來者稱其意 置驛馬迎賓客 鄭莊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浴常置驛馬長安四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好黃老術慕長者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戒門下客至亡貴賤無留門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性廉 東閤 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延賓客公孫賀劉屈氂壞為馬廄奴婢室也 曳裾王門 鄒陽上書曰臣飾庸陋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君門如市 上責鄭崇言賓客多 鄭莊汲黯 為九卿兩人中廢賓客益落落散也 填門 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

〔廢門外可設雀羅〕

坐上客恒滿罇中酒不空〔孔融為太中大夫性寛少忌好事誘益後進常歎曰云云吾何憂〕

後漢崔瑗字子玉〔好賓客盛肴膳極滋味不致餘產居常自蔬食〕

秋官野廬氏掌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宿息廬之屬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為藩蔽〕

子姑就館〔敢辱大館叔弓如晉辭館云〕

疲倦〔蜀張裔字君嗣為諸葛亮長史北詣亮諮事送車數百兩與親故書曰晝夜接賓客人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疲倦欲死〕

勢利〔王雅茂達時王珣男婚賓客甚衆忽聞雅拜太子少傅廻謁雅者過半時俗頗歛無復廉恥〕

又〔大將軍青退歸驃騎去病日貴青門下客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去〕

歌詩〔漢書儒林傳王式翁思徵為博士既至諸博士持酒肉勞之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

無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式曰恥為豎子所辱遂免歸

孔一見謝不往

李藩拜秘書郎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綦藩強致之仲舒等為俳說廋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

家客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

門無雜賓

李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令斲其騎石馬

廢斥

鄭畋李德裕高其才令狐綯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

貴盛賓客無敢忤

杜顗李德裕奏為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顗數諫正之及謫袁州嘆曰門下愛我皆如顗吾無今日

由東廂進

薛戎福建觀察使柳

冕辟佐其府先是馬摠佐鄭滑府監軍官人誣劾之貶泉州别駕冕欲除摠以附倖家即使戎攝判史按置其辠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可屈揖而去之

奇客 崔弘禮過宣武從劉玄佐獵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耶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為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悦欲留之固辭

延賓客日夜劇飲 陽城拜右諫議大夫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

召賓客言噱流連 杜亞拜淮南節度使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視事日夜召賓客言噱流連

進官大集客 李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遊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

待以賓友 吳武陵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

賓友日

疎散玉罇亦已空李白東武吟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賜劉都使青雲客寄上吳王蛾眉笑躄者賓客去平原郄斬美人首三千還駿犇送薛九侯眉宇之陽氣唐文粹李嶠上高長史書亦曾越嚴序趨下風希白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醲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處囊之地喜賓客未嘗以有無計畢構搥牛撾鼓會衆賓李白猛虎行丈夫相見且為樂搥牛撾鼓會衆賓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李白門有車馬客行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鄭驛正留賓杜甫贈王侍御村中好客稀寄范員外

好客二

白宴以禮成　賔由主擇　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賔之心詩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客從遠方來　門有車馬客無留門鄭莊字當時遷司農戒門下曰客至無貴賤無留門　司農愛客戒無丞留門相延賔使常開閫　捧銅盤而盟平原之賔二十人毛遂在十九後呼十九人上盟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遂為上客　躡珠履而會春申之客三千春申君楚相黄歇也　開文舉之樽見上注　式宴以衎　不醉無歸詩　開孟嘗之門　投陳遵之轄遵大飲酒賔客滿座取客車轄投井中雖

有急不得去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謂二以供賓客也 其一在國管仲攫以白桓公公曰吾子猶若是乎 四鄰之賓客入者悅而出者譽則其光名滿天下入者不悅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名之爲貴財安可有財不足也仲尼曰君之明也 賓至如歸傳

彈鋏之士馮驩在孟嘗門下彈鋏歌曰歸去來出無車食無魚孟嘗聞之乃與車魚鋏劍也 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倒屣之主人蔡邕倒屣迎王粲粲字仲宣 登龍之上客孔融謁李膺 接士董允字休昭與費禕胡濟等期遊董怓諮允修敬怓年少官微見允嚴駕逡廵求去允乃罷期留怓其接士有如此者 饌精麤見飲食部儉薄門注 宴

戲吳諸葛融每延賓客會休吏假求賓客所能乃合榻促席選對博弈或樗蒱投壺弓彈甘果繼進清酒徐

行融周覽不倦也解陳蕃之榻登李膺之門置鄭莊之驛見上注主人必倍食嘉賓得以盡心崔瑗好賓殫極滋味見上孔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裴度德宗時宰相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志寧愛賓客與賓客相娛樂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散家貲養客李客軒然坐客上邢君牙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傑今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縑為謝其屈已好士類此好接士稱人之長柳璟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對賓客無少倦賈耽

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世謂淳德有常者 **置酒** 置佑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藪鑿山取泉與賓客置酒為樂

與賓客娛樂 李日知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與賓客娛樂

李適之 喜賓客

喜延四方之士 石昂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無遠近多就昂學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五代史

降階勞問平生 高智周

謝絕賓客 三

白翟公署門 翟公為廷尉賓客交集後免門可張雀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至翟公乃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主父不內 主父偃為齊相至齊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門內今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招賓客 蘇建責大將軍青不招賢青曰

招賢紲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職而已何招士大夫哉 市道 史記廉頗失勢客盡去及後用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進無勢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怨焉 魏其侯灌夫 俱失勢賓客盡衰二人相引繩排擯生平慕之後棄之而去者 孔閉閤 皇甫無逸徙益州長史閉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 闔門 裴度始德宗時常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 謝賓客不與通 尉遲恭晚節謝賓客不與通 請謝 蕭俛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 李元素謝客 元素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 寡游合 顏師邑 不接 令狐楚客有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 退約少合 蕭廉為人退約少合 寡諧比 吳兢少厲志吳直寡諧比 不與人交 高郢恭謹不與人交 寡

合劉禹錫年益晏偃蹇寡所合顔師古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門無賓謁孔禎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不喜賓客史洪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五代史戒門以絕韓文賓客不通溫彥博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賓客之害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吾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德裕窮愁志不喜賓客蕭至忠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高

行旅四 遠行附

白旅焚其次喪其僮僕旅人先笑後號咷易行邁靡靡

馳也中心搖搖憂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不知及時不日不月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多也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旱行曰跋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詩婦嘆于室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順彼長道秋蓬之轉月捷之勞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靡所底戾征夫捷捷蕭蕭馬鳴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匪居則寧不遑啓處乃裹餱糧于槖于囊行道遲遲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古詩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羇旅之臣幸若獲宥莊子曰適莽蒼者三餐而

反腹猶果然莽蒼近郊兒果然飽也適百里者宿舂千里者三月聚糧不齎糧漢書上使鄭莊視河決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莊行千里不齎糧式微之詠詩云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高蹈之歌齊人歌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高蹈謂遠行也四方之志萬里之游懷安敗名奚自猶言自何來也日暮塗且遠遊子悲故鄉古詩遊子暮何之李陵詩行旅羈旅西征賦云遠行有羈旅之情辭邦去里車馬有行色行人遊子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方常也口倦乎叱咤手若乎攣箠朝冒霧露晝披塵埃夏為大暑暴炙冬為寒風偃滯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憀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道

儆道長吳王謂季孫曰國君道長大夫不出門何謂也注謂長於道路駕言徂矣窮日力鴻旅於淄歸不復孔不賚糧魏徵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行旅不賚糧取給於道棄官去客秦州杜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往來鄜杜間蕭穎士俄免官往來鄜杜間行千里不持尺兵食貨志天寶三載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雪虐風饕韓文背笈篋懷筆牘柳宗元送文郁師讀孔氏書遯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羈旅道路辭親入關羈旅道路韓愈論薦侯喜狀飄轉況我飄轉無所定終日慽慽愁羈旅杜甫嚴氏溪放歌絶同鄉之人文粹歐陽詹居閩至于吳則絶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絶同方之人矣犯雪

過西華韓愈詩旅程愧淹留韓游湘西寺詩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李白

江南天津老人裴晉公微時羇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杜立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遽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爾出劇談録秋風飄我行遠與淮海期韋應物將往江淮南

徙莫從北遊失路李白上李長史書靡靡踰阡陌人煙渺蕭瑟杜甫北征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上客舍盈樽酒江行滿

篋詩韋應物楊州偶會盧主簿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李白梁園吟且

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李白古風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

李白秋夕遠遊凌絕境杜甫詠懷東遊西還杜甫嚴氏溪放歌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風物悲遊子寄王侍郎詩萍泛苦寅緣詠懷鳴蟬遊子意促織念歸期李白詩天荒地老馬周昔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人識李賀被冒畏景涉降棧道柳宗元送辛殆庶序枚乘客於吳相如遊於梁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節之茂者也柳文送南容解所乘馬以遺王義方孤寒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謦振一時樊澤舉賢良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楮以濟之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本傳

逆旅 五

白保於逆旅逆旅旅舍主人盤飧之饋 館穀底寧攸寧不受報

後漢周陽少孤微嘗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報 無驗商君亡至關不得舍曰商君令舍人無驗者死商君嘆曰為法自敝 除逆旅置官櫳晉時以逆旅逐末廢農亡命依湊勑當除之十里置一官櫳使老少貧戶守之差令主掌依客舍收錢潘安仁議曰謹按逆旅久矣行者賴頓止居者薄収其直各得其所故國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逆旅詩外傳曰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魏武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唐堯到今未有無舍之法唯商鞅尤之朝廷從之 不累主人劉寔字子真杖策徒行每止不累主人薪水自備 主人之恩孔新豐逆旅馬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 起逆旅

卒為名臣舒元輿上書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為名臣為逆旅上謁從劉諫傳甄戈者頗任俠從諫厚給卹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為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困廣陵間不自振唐李藩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邸店羅列五代趙在禮歷鎮泰寧天平所至邸店羅列傍徨逆旅李周為內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郡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盧岳將從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為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耶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五代與諸生共逆旅李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史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竭勉共啓墓出金付之同舍

逆旅見上樊澤注

離别六

白悲莫悲於生別離楚辭 登山臨水送將歸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涕泣如雨 瞻望不及佇立以泣詩 離羣索居之子于歸遠送于野詩 驪歌別歌也 雲雨之別 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李陵別蘇武詩 離別之聲吳越春秋勾踐將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作離別之聲 鹿聚孔叢子高與鄒文季節為友季節歸魯臨別流涕子高抗手而止曰人生豈當如羣鹿聚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不拜東觀漢記陳遵使匈奴辭王丹丹曰無以相贈贈子

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恍

離　古東門行叙別離事　倦客怨離聲鮑昭詩　有女仳離　摻執子之手兮摻執子之袪兮　別行子於東門啜其泣矣　送美人於南浦之傷如何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誰謂宋遠宋襄母思歸衛詩云　氣怨結而不暢涕滿泣而横流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文選　嵇康呂安皆曠達之士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老子送孔子曰仁者贈人以言　孔慟泣與訣則天皇后武氏召為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覩其意止泣

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文粹元稹杜甫誌曰悲離之作尤極於古　銷魂橋唐開元遺事長安東灞陵有橋徃來迎送皆至此橋為別離之地故人呼為銷魂橋　睽離在期韓愈睽携

同上人生幾何離闊如此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白居易與元稹書

風吹客衣日杲杲樹覺離思花冥冥杜甫歌行

遠別隔兩河雲山杳千里李白魏郡別蘇少府

離思春冰泮爛熳不可收韓愈遠遊聯句

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會合聯句

三見秦城綠離居在咸陽三見秦城綠李白以詩代書

草感韋蘇州送李侍御契闊晚相遇草感遷離羣

離情兩飄斷不異風中絲張籍別段生

浮雲天上雨墮地暫時會合終離異莫東西

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原杜甫詩

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杜甫別唐十五

滿堂送客皆惜別李白送弟

絲桐感人絃亦絕滿堂送客皆惜別明日斗酒別惆悵清路塵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同上十離詩唐摭言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由此出幕既去作十離以獻十離者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廄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池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筆詩曰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散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竹詩云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筍穿墻破不得垂陰覆玉堂它詩皆類此也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杜甫鄭公虔詩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韋應物淮上喜會故人解手背面韓愈祭河南友人張員外文曰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杜詩傷離枉芳札

韋應物詩

餞送七

白登山臨水送將歸楚辭 仙舟郭林宗自京師歸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人謂之仙舟 贈言見上注 送美人兮南浦楚辭 出宿于濟飲餞于禰詩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詩 贈策傳士會將歸晉秦大夫繞朝贈之以策注云以有策而不用也 慕從西征賦曰送歸懷慕從之戀 送子涉淇 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 燕燕見上注 送荊軻於易水 餞踈廣於東門謂東都門也 清酒百壺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薄送我

餞餞門內也晉侯贈餞如公會侯伯之禮加以宴好國語谷永與段會宗

書曰朋友以言贈行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而蕭何獨以五送也

送者不出郭陳蕃為豫章太守性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云云供帳東都門

祖二疏也瞻望不及佇立以泣衛莊姜送歸妾詩孔御安福門杜元穎出

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帝為御安福門臨餞供帳餞定鼎門外蕭嵩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

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還鎮帝賦詩以餞張建封鎮徐州還鎮帝賦詩以餞當

時雖馬燧渾瑊劉元佐李抱真等勲寵卑越未有以詩餞者賦詩祖道張東之授襄州刺史中宗

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餞太液亭崔鉉出為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祖

道洛濵許景先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虢州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濵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且給紙筆令自賦賫絹三千遣之

李勣入朝張文瓘補并州叅軍時李勣為長史常嘆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

獨餞於野皇甫鎛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傺獨餞於野朝廷義之

宰相百官班餞李光顏復還忠武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

于郊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入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也

御通化門祖道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帝為御通化門祖道

臨門送汝韓愈平淮西碑云庚中子其臨門送汝

送臨賀楊憑所善客徐晦憑得罪姻友憚累

無敢往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為姦佞譖斥又可爾乎德輿嘆其直稱之

祖客灞上　項斯江東人楊敬之祖客灞上見閔人濮陽愿閱其文大推挹

羣公追餞于灞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　柳宗元送苑論登第歸文

追而送之江之滸　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

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憑豐隆憩蜚廉以寄聲於寥廓邪　送元十八南遊

樂酣相顧起征馬無由攀　羣花散芳園斗酒開離顏樂酣相顧起征馬無由攀李白送族弟凝

臨歧惆悵若為分　江上送行無白璧臨歧惆悵若為分送陳郎將

餞離駐高駕　惜別空懸懃餞六父

促觴　激萬

慮掩抑淚潺湲杜甫湘江宴餞詩餞別起登臨之思劉禹錫管城驛記送子清
秋暮杜甫送殿中楊監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羣公餞南陌餞裴端公赴道州詩羣公
餞南陌肅肅秩初筵前驅入寶地祖征飄金繩杜甫惠義寺餞崔都督開筵
引祖帳慰此遠徂征憶舊遊開筵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子驛騎亭李白
送夫君於天涯惜餘春賦望夫君兮只咨嗟橫涕淚兮悵春華遙寄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李
白賢豪相追餞却到棲霞山李白送族弟凝攝宋城主簿至月橋送君別
有八月秋颯颯蘆花復益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李白送別愁
腸若牽繩韓詩祖帳排舟數杜詩

遊覽八

白以遨以遊詩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詩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兒詩　予之湯兮宛丘之上宛丘刺陳幽公遊蕩無度　晉趙文子觀於九原曰樂哉斯丘　可以遠眺望月令五月　登城不指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穀梁傳　禁屬遊飲食于市者周禮　盤遊慢遊是好　寓目憑軾而觀　縱觀逸遊是娛　孔遨遊林墅盧鈞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內恐望數移病不事事遨遊林墅累日一還　酣遨裴耀卿蕭嵩遷詔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也耀卿言於帝　召故人出游柳渾罷政事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

無黜免意登葛憒山王勃既廢客劒南嘗登葛憒山曠望慨然長思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誇奇競秀或不相讓偏行天下唯是得之柳訾洲記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伐惡木刜奥草前指後劃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内重江束隘聯嵐合耀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同上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西山記登高岊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柳宗元閔生賦雲水登臨多聞放志杜牧趙真齡制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旋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湯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大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頎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

謂無負矣柳宗元南池序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灧里閭誠游觀之佳麗也同上曠望延駐目杜甫上後薗山脚曠望延駐目飄飄散跡襟

相思九

白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靜言思之　悠悠我思　顧言思伯　我之懷矣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我思不遠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室是遠而如之何勿思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如三月兮無思遠人勞心忉

忉忉忉憂也忘我實多伊可懷也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忡忡

千里命駕見上注夢想見容輝我思故人孔桑榆儻可

收願寄相思字韓愈寄李大夫詩怨莫怨兮唐文粹皮日休九諷見逐怨莫怨兮

新相思相思之苦懷劉禹錫答柳子厚書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

者無幾未能忘情忍不酸鼻文粹劉軻與陸賓虞書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

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為吾友之思耶交遊颯向晝宿昔浩茫然杜甫交遊颯向晝宿

昔浩茫然促膝激萬慮掩抑淚潺湲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韋應物淮上寄親故

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於情親李白愁陽春長望杳難見浮

雲橫遠山李白詩置書雙袂間引領不覺閒長望杳難見浮雲橫遠山　佳期綵雲重

欲贈隔遠天擬古同上

經過十

白王商過樓護護字君卿為天水太守免官居長安都城侯王商為大司馬侯護護宅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欲雨主簿謂諸掾曰不肯強諫天雨立閭巷耶商聞之遂去主簿終身廢之　陳遵飲左氏遵為河南太守弟汲為荊州牧之官俱過長安富人左氏飲司直陳崇劾遵過寡婦左氏家飲免官

伐申過鄧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　臧武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注武仲多智人謂之聖人　田蚡謂灌夫

曰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

毋截髮待賓 陶侃字士行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客母截髮為二髮以易酒肴極豐備從者亦過望

怒直進 王忱字元達桓玄詣忱通人未出乗輿直進忱對玄鞭門人玄怒去忱亦不留

不交客言 嵇康夏月於大樹下鍜向子期佐之鍾會結客同造之康視鍜如舊傍若無人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大恥之遂深怨恨

理髮 謝安為桓溫司馬溫詣安安方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令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也

入沐 王恬傲誕不拘禮節謝安造之坐少頃恬便入內安以為必厚待已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竟無賓主之意

不過從 兄第五倫董賢為司馬上令私過孔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賢乃戒衣冠出門望見賢車

乃入拜謁恭迎不敢均敵上怳拜光兄子為諫議大夫

王獻之

子敬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辟疆方集賓客獻之游歷傍若無人辟疆怒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令蒼頭驅出獻之傲然亦不屑意

孔杖屨經過

齊澣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為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訣曰

迎送敕使皆有常處

鄭均瑜江南君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

過王繇

王鉷子準以闘雞供奉禁中過駙馬都尉王繇繇既置酒永穆公主覩視供具萬年尉賈季隣等候準經過

敕具酒食

王珪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

不迎不送

五代裴皞弈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或問之皞曰我見來公於中書廳僚也來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人以為當

東

阡北陌杖屨來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韓愈孔公銘經過老自休杜甫還瀬上遊

干謁十一 刺附

白范雎為須賈御入相府曰我為君先通相君張儀謁蘇秦秦戒門下不為通又不得放去數日方見之坐於堂下以激儀也上謁雋不疑曼倩冠進賢冠帶櫑具劒上謁暴勝之上謁若今通名也不避寒著張湯請魏勃欲見曹參早掃齊相舍人門以自達謁云云掃門

書刺高紀有謁者自書刺以言爵里若今之通名也景丹性情高未嘗修刺謁人覆刺高彪有雅才從馬融訪大義融乃辭疾不見彪覆刺遺融書云云融慙乃追之刺字漫滅禰衡來遊許下

陰懷一刺既無所適於是刺字漫滅

奏刺　夏侯湛事見聰悟門注

六卿之門　宋公子魚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朱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

莫為我先　先容也漢書

孔融　年七歲詣李膺門下不為通融曰我與李府君親舊門下具白之膺見融問何親融曰先君孔子與老君有師資之道故僕與君亦累世通舊也

露索　蕭望之王仲翁俱欲謁見霍光光自上官桀事後出入自備士當見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受索曰不願見非周公握髮之禮

徑入

哭　後漢趙壹元叔為郡計吏到京師造河南尹羊涉不得見壹以非涉無託名者乃日到門涉許通尚臥未起徑入上堂曰竊伏西州承高風久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哭聲涉知非常人乃起延話大奇之

追不顧　趙壹為羊涉所稱名動京師西還過弘農侯大守皇甫規門者即不通壹遂遁規知是壹大驚

追之壹不顧而去

一逢掖 王符節信性耿介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書刺謁規規卧不起既入問君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符在門規驚遽出迎入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養痾傲士固其宜也 高彪覆刺遺馬融書云

徑上牀 蜀彭羕見龐統統非羕故舊又有賓客徑上統牀卧曰須賓客罷與卿談賓罷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

修刺候通 步騭字子山與衛旌種瓜自給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豪縱二子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謁征羌不時通旌欲去騭曰畏之而來非慕義也屈何傷乎

孔拒卻 常衮性狷潔遷禮部侍郎時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璘為帝寵任有所干請衮皆拒卻

不往 韋純京兆尹李實曰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予今日詣實而

終不肯詣 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

韋肇為元載所惡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過府不謁温庭筠薄於行謁方山尉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庭筠怨居中時不為助力過府不謁不顧實參按江淮獄楊州節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詆責少游慙往謁參參不顧即去伺望顔色親執

鑾箠張昌宗貴寵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顔色親執鑾箠唐史厚以金謝王播既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闗通帝左右僕妾干謁柳澤上疏且糾封官者狀帝沖闇不納其言皆僕妾干謁迷謬先帝

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元載得君縱諸子弟闗通貨賄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私謁盈几不省孔緯為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悦改

太常卿

具軍容伏謁 柳公綽牛僧孺罷政事為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

非慶弔不至宰相第 柳仲郢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

以州民入謁 胡証拜振武軍節度使過河中時趙宗儒為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

謝絕請謁 高郢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忘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

請謁不行 李乂為吏部侍郎與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後至 宋璟會有褒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伈步前環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

賕謁紛紜 長寧公主韋庶人所生內倚母愛寵傾一朝與安樂宜城二主后婿鄖國夫人爭任事賕謁紛紜

趨階降伏 唐持太和中為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階降伏悰語塞乃止

荔枝圖 劉宗龜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荔枝圖與之

負勢賕請 任壞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為親故人私至負勢賕請壞知不甚禁遏

請託為姦 姜晦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為姦前領選者周秩扈藩檢窒内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

上謁軍門 房玄齡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

崔挹為人請託干湜 見父子門

令狐峘 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為侍郎故峘內德晏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峘為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為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峘得以職炎不疑署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具道所以然帝怒貶衛州別駕

不憚寒暑 李敬玄造請不憚寒暑

公行私謁 巢嗣立上書曰垂拱間仕入彌多公行私謁

私造

韋弘景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耶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恐去

慢折 蘇味道性友愛其弟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

先路關子 李逢吉其黨有張又新等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路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日見賓客於第 李宗閔楊虞卿日見賓客於第

無間 韋璀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璀往請無間也

恥汚詖謁 席豫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恥汚詖謁遁去

干財 趙隱始布衣時家無貲與兄隲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

干請不應 鄭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

願罷所授 沈傳師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

後生內謁必引見諄諄

鄭餘慶後生内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

柅杜干請

牛徽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吏多姦歲調四千員徽治以剛明柅杜干請法度復振

顧事鞭靮

封常清年三十未有名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傔從三十餘人衣鑣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皃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傔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靮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皃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竄名傔中

私謁之書

呂冒遷禮部侍郎與裴延齡為姻家擢其子操上第會入朝遣私謁之書于延出為潭州刺史卒

以私託人

鄭珣瑜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

造請不敢干以私

裴垍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請不敢干以私

臨教

辛讜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拏舟趨泗口冒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握手曰

吾儕李延樞嘗為吾道夫子為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

多託以私劉從諫還藩進章事公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

爭出其門韋渠牟帝既偏于聽任士之浮競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

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

不以私謝李至遠之知選往見杜甫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

以内史李昭德進人或勉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

結納閽寺李修飾厨傳結納閽寺求善丐援引竇丈埸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

徼倖者顧一見如天人然高力士知内侍省事徼倖者顧一見如天人然

退朝門無私謁漢隱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楊邠揔機政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

頗行干託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賛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洪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出五代史三十史

侍洪肇足接於門墻之間昇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伺年于今矣韓愈陞參薦士書

候於公卿之門犇走於形勢之塗言而躡嚅送李愿歸足將進而趦趄口將

盤谷俛默惕息疊足㩦翼拜祈公侯之閽跪邀賢達之車

柳宗元上白璧之契文粹李嶠上高長史書御賓以之權補闕書失位羇客以之無門將恐慕義之

夫思為黄鵠之舉假其白閽人斥之馭者排之文粹房璧之契接以黄金之言琯上張

燕公書衣惟素褐乘非車馬閽人斥之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諂詐

賓館十二

白適子之館兮詩于時廬旅廬舍賓客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周禮天子賜舍司儀致館儀禮賓館禮記曰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禮賓客至無所館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除館晉人為季孫除館於西河因之也子姑就館敢辱大館叔弓如晉辭館云云壞垣子產如晉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曰繕完葺牆以待賓客今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子產曰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崇大諸侯之館晉文為盟主飾廚傳稱過客傳音轉宣詔曰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客注廚飲食傳傳舍使及過客皆得令稱其意賓至如歸舍不為暴東閣公孫弘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賓及公孫賀劉屈氂時壞為馬廄連榻坐客晉羊琇豪貴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皆畢賀乃連榻

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耶遂不坐而去

倒屣迎賓　王粲仲宣詣蔡邕邕倒屣迎之粲年少容皃短小既至一座盡驚邕曰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與之

孔題客舍　蔣欽緒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過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嘆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

客次　王守恩為西京留守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

伏枕寄賓館　宛同清漳濱李白留別詩

客位但箕箒　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杜甫送重表侄

林表　韋蘇州賓館在林表望山啓西扉

五花館　荊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故蔣鉉上成汭詩云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南部新書

掃灑黃金

臺招邀青雲客李白寄吳王

朋友十三

白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良朋執友同志者面友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朋又曰朋而不心面朋也知己神交嵇康阮籍山濤一見便為神交同人同道也泛交吾友久敬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同求將舊識吳季札見鄭子產如舊相識故知叔向適鄭鬷蔑與一言而善執手以上遂如故知失人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非義不合合志同術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其交友有如此者禮誰謂膠漆堅不如陳與雷陳重雷義友分深人語云淡若水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傾蓋如故家語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知我者鮑叔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捨短從長後漢李燮字德公所交者皆捨短從長同心斷金如蘭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刎頸漢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忘年文士傳禰衡有逸才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年二十餘融已年五十敬衡秀才而忘年也莫逆莊子曰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相與為友也忘言莊子云得意而忘言也義之與比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德不孤必有鄰氣合聲同金石之交漢王與信芝蘭之室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無友不如己者友其士之

仁者 擇其善者而從之 取友樂羣禮 止於信禮曰交國人止於信 盍簪易豫卦曰勿疑朋盍簪簪疾也 朋從爾思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豈無他人唯予之好 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注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 為友導騶范式為荆州友人孔嵩家貧為新野縣傭縣遣嵩為式導騶式曰孔仲山耶勑代嵩嵩以傭未畢不肯去 定交於杵臼之間公沙穆家貧與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 鍾會年少傅嘏以明智友之 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西南得朋易 為誄郤超卓犖有曠世之度竹林交遊每有勝狀寒門後進拔

而友之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人

拜親推宅 吳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母升堂拜之有無通共

拜親友 荀顗王濟何劭為拜親友

不拜母 庾袞與諸兄過邑人陳准兄弟友之拜其母袞獨不拜曰拜人之母將同於子其義至大鄰人褚德隱逸養親老而無倦袞每拜之

拜父 魏志孔融才高倨傲年在陳紀陳群之間融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為紀拜

下交 史記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此二人結交遊

交小吏 吳祐舉孝廉郡中祖道祐越坐與小吏黃真歡語移時功曹以倨傲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且勿言其後真亦舉孝廉

三友為一龍 華歆邴原管寧為友俱遊學相善故時人號三友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連璧 夏侯湛孝若與潘岳友善每出同輿人謂之連璧

近不相得 遠而彌親

朋友相舉 親戚相推

心

同琴瑟道叶膠漆　貴相知心　投分推誠　金蘭松竹　早鶯求友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交府士王尼為護軍府士卓犖不羈王澄胡母輔之齎羊酒詣護軍府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遂入座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其為兵　益親家語孔子曰自季氏賜我粟千鍾其交益親　孔與人

交終歲無款曲韋純　友善李鄘彊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

不妄交遊常袞　與人交始終一節武儒衡　交不苟合王珪慎於所遇交不苟合　友託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　蕭嵩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　非名士夙儒不與游蕭復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　文章

四友 杜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

小友 李泌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已然諾 郗士美平生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莫逆交 楊寧與陽城為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諭與俱來

終始不少變 韓愈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

深交者易怨 褚遂良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

寡交游 裴光庭性靜默寡交游

忘年交 陸贄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友

與有名者游 孔緯多與有名者游

所交皆天下有名士 鄭絪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士

一時俊傑 杜佑所交遊皆一時俊傑

忿恨 薛逢初與彭城劉瑑交瑑

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琢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喜交豪猾博徒**獨孤懷恩喜交豪猾博徒**面交如携手**北夢瑣言顏堯自為誌文有面交如携手見利即解携而去也**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杜甫徒步歸行**北窻三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詩曰今日北窻下自問何所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輙舉酒酒罷輙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交遊解散羞與為戚**柳宗元答問交遊解散羞與為戚生乎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故友新交**李白贈新平少年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斗酒强然諾寸心終自疑**李白谷風刺輕薄交道方嶮戲斗酒强然諾寸心終自疑**對面九疑峰**箜篌謠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

蹤

蘭交空懷思李白江上寄元六

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韓愈王公碑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

謝絕元載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

傾心李安遠從士大夫苟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勝己必傾心交之

與楊綰崔祐甫善張鎰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善

交能終始張九齡與嚴挺之袁仁恭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

所交必大人長者張巡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

能交當時豪俊孔述睿少修潔能交當時豪俊

全交趙驊敦交友少與商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商顏柳陸李蕭趙邵謂能全其交也

褐衣之賤路嚴所交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

刎頸交杜伏威與里人輔公祏約刎頸交

博徒輕俠唐憲所交皆博

從櫻俠

雅自款結（守文士及初士及爲隋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

寛厚樂易（盧承慶寛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

善與人交（朱敬則善與人交）

方外十友（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搆郭襲徵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

耐久朋（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

與貴近交（王琚以父隱居嘗爲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

楊穆許李（楊憑重交遊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時歆慕號楊穆許李）

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崔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于扆是時魯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爲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乎鉉惶懼謝罪）

所與遊皆天下豪俊（韓滉

幼時已有善名所與遊皆天下豪俊

生死不易

嚴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

既久乃益固

盧鈞與人交結若澹薄既久乃益固

時號鮑謝

鮑防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

忘年交

孟郊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為忘年交

山林友

韋温少合所善惟蕭祐少貧窶隱居以孝聞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温號山林友

布衣交

鄭畋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

有名士

柳渾與游者皆有名士

有友善

富嘉謨累轉晉陽尉吳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

能終能始

陳子昂趙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

保交以簡恭

柳玭述家訓戒子孫曰余幼聞先公僕射言保交以簡恭

金蘭簿

戴洪正每得客友一人則書于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出宣武盛事

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高韻如包李

盧象

杜甫包佶李紓劉禹錫武陵集紀

故友 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韓文除官赴闕

金石姿 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方為金石姿萬世無緇磷韓北極詩

貴賤交不易

恐傷中園葵 李白宣城送劉副使

艱難懷友朋 羇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杜甫陪章留後惠義寺

當面論心 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杜莫相疑行

誠信 治友莫若誠信杜牧送人赴舉序

忘年友 薛道衡崔祖濬與高儉為忘年友

同襟期 杜甫時赴鄭老同襟期

鈞禮 岑文本生平故人雖羇賤必鈞禮

接故舊如布衣時 劉仁軌雖貴顯不自矜倨接故舊如布衣時

擇交十四 拒交附

白擇不處仁焉得智語　拜其子後漢庾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荅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君子定其交而後求易　無友不如已者語　拒交陳遵欲交王丹丹拒而不許　又楊仁字文義辟司徒桓虞府掾宋章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友賢仇覽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守融奇之曰志士交結之秋雖務勤學守之何執覽正色曰天子修太學豈使人游談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曰與融齎刺詣之遂留宿林宗嗟歎下床為拜　不拜親庾衮事見上注　孔蕭復厲名節不通押流俗　不喜交權利崔從　從賢士游宗室璡好從當世賢士游　不妄交李讓夷廉介不妄交　以道義合韋陟其以道義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　所與友皆第一流

裴信不喜與流俗交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胡生非其人不交胡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韓愈答胡直均不敢歷門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與裴休善休不敢歷門孟郊審交種樹須擇地惡木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氷堅中有潛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文粹

相成十五

白相勸以義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詩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琢磨切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贈友以言顏淵贈子路曰過墓則式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語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切切偲偲相切責兒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損者三友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儒有聞善以相告見善以相示畏我友朋須友以成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糾德周德司諫糾萬人之德而勸之以朋友一言見上三益見上諍友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醇酎程普言與周瑜交如飲醇酎不覺醉如行霧露有所潤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易曰麗澤兌投杖子夏哭子喪明曾子怒曰爾何無罪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割席魏管寧與華歆同學歆聞車馬聲出門寧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善交李夔德公所交皆捨短從長好成人美時荀奐賈彪

齊名而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平正也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

蘇秦之激張儀秦先達張儀候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餐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進故辱之儀怒入秦蘇君使舍人齎金帛車馬陰結助之卒相秦也

塵附太山霧集河海言小之依大也文選

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事襄王襄王待玉無異乃讓其友云云

孔同心濟謀杜如晦長於斷而房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評權皐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皐節與友善洄定常評皐可為宰輔師保華亦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

更為陰陽迭作日月文粹故人相携直上太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杜葉公如晦讚呂溫

子之善猶僕之善也文粹古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遊同君子之道見君子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答滁州張尚書柳晃

不為薦託文粹李商隱與陶進士書時獨與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託之辭故夏與及第十

推類援明疊足天庭柳宗元答問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明疊足天庭魁磊恢張羣驅連行

白孔六帖卷三十四